经典美文三百家

（母题卷·体式卷·风度卷）

班澜 黄彦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经典美文三百家

（母题卷·体式卷 ·风度卷）

班澜　黄彦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）

新华书店发行　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开本：850×1168　1/32　印张：47.625　字数：1200 千　插页：12
1997 年 12 月第一版　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7-204-06726-6/TN-6
全套定价：78.00 元（每册 26.00 元）

目录

抒　　情

情无形而可感；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说是移情，不若说是生命共感，天地俱有情也。小儿女情，和风微雨，娓娓成文；大丈夫志，雷鸣电掣，铿锵作金石声……

鲁　迅：风筝…… (3)
朱自清：背影…… (6)
废　名：茶铺…… (8)
余光中：尺素寸心 …… (12)
薛尔康：父父子子 …… (15)
毕淑敏：素面朝天 …… (19)
新凤霞：发愁与胆小 …… (21)
梁锡华：停思坐爱秋霞晚 ……
…… (25)
董　桥：中年是下午茶 … (29)
何满子：如果我是我 …… (31)
牛　汉：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
…… (35)
刘湛秋：随便找一个自己的座位
…… (38)
舒　婷：明月几时有 …… (41)

状　　物

物为实者，描头画角乃文章大忌，需有点石成金手段。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——得其道者如是说。

孙　犁：黄鹂 …… (47)
苏雪林：金鱼的劫运 …… (50)
杜　宣：狱中生态 …… (53)
刘白羽：白蝴蝶之恋 …… (57)
夏丏尊：猫 …… (59)
王　蒙：猫话 …… (65)
琦　君：三更有梦书当枕 ……
…… (68)
金克木：家藏书寻根 …… (81)
郭良蕙：看古董去 …… (84)
邓友梅：闲话鼻烟壶 …… (93)
铁　凝：床的歌 …… (97)
季　季：抽屉…… (102)
吴　鸣：刻印…… (107)

哲　　思

美文是以回忆的方式去思索，体味人生种种境况，乃具体的思，有从现象直观本质的意味。故尔，艺术中的哲思高于哲学家的理性思索。

许地山：美的牢狱…… (111)
钱钟书：说笑…… (113)
周汝昌：谈笑…… (116)
张秀亚：石…… (119)
贾平凹：丑石…… (121)
马　云：小亭…… (123)
徐　迟：枯叶蝴蝶…… (125)
高洪波：网海…… (127)
苏　晨：避雨万石岩…… (130)
吴冠中：三方静土轮转来：黑、白、灰…… (135)
张承志：静夜功课…… (137)

余秋雨：都江堰…… (140)
张　廓：独处…… (146)
简而清：永恒一瞬…… (148)
格　非：音乐与回忆…… (150)

随　　感

寸铁可以杀人，就不必搬弄一车兵器；体味匕首、投枪的简捷、锋利吧。

鲁　迅：春末闲谈…… (155)
林语堂：祝土匪…… (159)
朱　湘：画虎…… (162)
唐　　：略论吃饭与打屁股 …… (164)
巴　金：写真话…… (166)
邵燕祥：墓碣上的真话 …… (168)
邓　拓：事事关心…… (171)
流沙河：世象四则…… (174)
林　放：狗年抓耗子…… (176)
蓝　翎：包子什么味…… (178)
柏　杨：臭鞋大阵…… (181)
公　刘：刑场归来…… (184)
陆文夫：快乐的死亡…… (190)
朝　阳：佳妻不易找…… (192)
陶菊隐：标准政客传…… (194)
龙应台：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…… (197)

序　　跋

序跋是最易写的文体，却真正是最难写的。难在知人，知文，难在自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落华生:《空山灵雨》弁言…… (203)
冰　心:《寄小读者》四版自序 …… (204)
周作人:《燕知草》跋 … (206)
朱自清:《忆》跋 …… (209)
曹靖华:《花》小跋 …… (212)
黄　裳:《锦帆集》后记…… (215)
废　名:《泪与笑》序 … (218)
贾平凹:《竹子小说集》序…… (221)
丰子恺:给我的孩子们 …… (223)
梁实秋:方令孺其人…… (226)
从维熙:梦析…… (230)
高洪波:突然发现…… (231)
黄永玉:不一定是序…… (232)

游　　记

寓怀抱于山魂水魄之中，犹如一路花雨纷然，只随意俯拾，缀成花束或花环。

叶灵凤:北游漫笔…… (237)
俞平伯: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… (243)
方令孺:在山阴道上…… (248)
舒新城:薛涛井…… (252)
陈伯吹:花溪一日间…… (253)
胡品清:双溪公园的古典 …… (257)
余光中:山盟…… (261)
从维熙:海中听海…… (270)
梁　衡:泰山——人向天的倾诉 …… (273)
李元洛:秦淮月…… (279)

传　　记

文以人名，或名以文远。往事如烟，人生如梦，留雪泥鸿爪，怀人亦如叹自己。

胡　适：高梦旦先生小传 …… (287)
台静农：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…… (290)
许地山：窥园先生诗传 …… (294)
唐　：记郁达夫…… (304)
凌叔华：贲先生…… (308)
张中行：熊十力…… (313)
杨　绛：写《围城》的钱钟书 …… (317)
汪曾祺：金岳霖先生…… (329)
邓友梅：好您哪，宗江大哥 …… (333)
蒋子龙：慈祥的火—— 秦兆阳 …… (345)
孙　犁：悼画家马达…… (349)

书　札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花前月下，皆成春梦；联床夜话，成空谷回声。一纸情书，一束手札、日记，将是生命的博物馆，可一睹千年面目耳！

鲁　迅：我们相处实有深因 … (357)
许广平：情不自禁者没奈何也 …… (361)
沈从文：梦里尽快来到我身边 …… (364)
张兆和：想到你心就跳 …… (368)
肖　军：你是世上真爱我的人 …… (371)
肖　红：我不能不哭了 …… (374)
丁　玲：不算情书…… (376)
柯　原：春潮在胸中涌动 …… (382)

赵丹涯：只要我们恋情不移 …… (385)
冰　心：寄小读者·通讯七 …… (387)
冰　莹：龙隐岩…… (390)
沈从文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…… (396)
萨空了：哈蜜和七角井 …… (402)
陈冠学：田园之秋…… (408)

传　　知

学也无涯，知也无境。泛舟中流，以济沧海；振羽云海，可读苍穹。

秦　牧：海滩拾贝…… (419)
苏雪林：山窗读画记…… (424)
张中行：鬼市…… (428)
金克木：说“边”…… (431)
废　名：蝇…… (433)
许钦文：殉情的蛮…… (435)
邓　拓：北京的古文化街 ——琉璃厂…… (437)
陈　璞：宠物…… (441)
曹又方：画与画家…… (445)
丛　甦：圣诞树 …… (448)

笔　　记

大师巨匠，偶尔信手，皆成如珠妙语；虽散简琐记，却也神完气足，别有一种滋味。晋人世说，有意通脱，竟成典范，至今余韵不绝。

张爱玲：炎樱语录…… (453)

郑逸梅：艺林散叶续编（选十）
……（455）
梁实秋：不亦快哉……（458）
黄宾虹：黄宾虹画语录（选十）
……（461）
林　墉：无牙集……（464）
王鼎钧：灵感……（470）
张晓风：路……（474）
简　媜　远山有灯……（480）
斯　妤：心灵速写……（483）
朱正琳：女人与砍……（488）
李　敖：不讨老婆之“不亦快哉”……（496）
何立伟：语无伦次……（499）
周国平：孤独……（503）

卷头小语

美文，不在寻句雕虫，美在文体从容适度，而使生命的自由本质在形式中呈现。

读美文，当体会其中文体意味，犹如赏花观其韵，擘桔感其芳，若只知花香桔甜，便像刘姥姥入大观园大嚼珍馐而不识味，伧楚贻笑了。

散文体较诗与小说自由，表现全靠真功夫，无法翻奇弄巧。堪称文体家的大手笔，只以平常心驭文，“每从朴实见风流”，“是真佛只谈家常”，此之谓也。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，或泉涌溪奔，或山驰峰耸，或江河滔滔，或拳石含蓄，不令语言漂亮，更是生命亮丽的笑靥与黯然的蹙颦。随园老人所谓“忘足，履之适；忘韵，诗之适”，即指文体与生命情态高度契合，岸登筏弃，不见语词，惟感意韵。

文章有体，然无定体。美文更是随类赋形，宛转得体，而臻其妙：小泉汩汩，溪流溅溅，平湖如镜，大海扬波，昭昭其神，自然其形。魏晋人通脱，有世说之笔记体；五四之慷慨激烈，亦有杂文之随感体，鹤

长凫短，俱是天籁。尝自拟联书于座右：“行以当行真风流，为所欲为大文章。”既昭作人明心励志，又示为文寄意怡情耳。

俗云：能书者必娴雅，能画者必清高；我说，能识文体意味者，其神必远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抒　情

情无形而可感；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说是移情，不若说是生命共感，天地俱有情也。小儿女情，和风微雨，娓娓成文；大丈夫志，雷鸣电掣，铿锵作金石声……

风　　筝

鲁　迅

北京的冬季，地上还有积雪，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，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，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。

故乡有风筝的时节，是春二月，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，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，没有风轮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。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那里呢！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，不但不爱，并且嫌恶他，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欢风筝，自己买不起，我又不许放，他只得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，他惊呼；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，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，在我看来都是笑柄，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，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，推开门，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。他向着大

方凳，坐在小凳上；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，失了色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，还没有糊上纸，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，正用红纸条装饰着，将要完工了。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上，踏扁了。论长幼，论力气，他是都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。后来他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留心。

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，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，我已经是中年。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开，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，他只是很重很重的堕着，堕着。

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：送他风筝，赞成他放，劝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们嚷着，跑着，笑着。——然而他其实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

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：去讨他的宽恕，等他说，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那么，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，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们会面的时候，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“生”的辛苦的条纹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，我便叙述到这一节，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。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我想，他要说了，我即刻便受了宽恕，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。

“有过这样的事么？”他惊异地笑着说，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全然忘记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之言呢？无怨的恕，说谎罢了。

我还能希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只得沉重着。

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

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，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

背　　影

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，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亏空；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行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贴；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时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，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；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夜里要警醒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

得钱，托他们真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，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，说，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，过一会说，“我走了；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见我，说，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力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信给我，信中说道，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利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，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
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